

乡愁大理

# 想念稻田

■ 安建雄

夏日的傍晚，散步走过一条小河畔，几声蛙鸣，突然勾起我对稻田的想念。稻田里长满了乡愁，连稻叶上静静停留的一只蚂蚱，在记忆中都显得分外亲切。

在儿时的记忆中，滇西深山中的老家，每年都会栽种几丘水稻。由于山中缺水，稻田大多为“雷响田”——只有打雷下雨后才能集洪水入田栽秧。这是每年的第一次雷雨之时，老人们常常会给幼小的孩子们唱的一首儿歌：“下大雨，栽黄秧，吃白米。”这简单的儿歌，承载着我关于稻田的许多记忆，一直念念不忘。那时候，每当第一场大雨时，父亲都会显得很兴奋，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他会披上蓑衣戴上斗笠，冒着雨到田里拦洪水。雨过后，山坡上、河谷边，悠长的牛歌便此起彼伏，将清新的山野唱得韵味十足。雨水将干旱了大半年的田地泡得酥软，黄牛拉着犁铧在清凉的泥水中走得欢快。犁后的水田，欣喜地等待着秧苗入怀。

栽秧一开始，家中就会比较忙。因为时令不等人，特别是雨水来得迟的年份，秧苗们早就急巴巴地等着移栽到大田里去，好畅快快地生长。这样的時候，亲戚们会好几个人联合起来，轮番逐户插秧，确保田里的水干去之前栽插完毕。育秧苗的小田一般在河谷边，可以保证在干旱的时候想方设法收集不多的河水来浇灌。拔好的秧苗用稻草分扎成碗口粗的小捆，人挑或是骡子驮运到大田边上。大人们经验丰富，将一捆捆秧苗经过一段绿色的抛物线后，均匀地甩到田中，能够恰好把田块栽插满。那时，大人们不分男女都能插秧，他们站成一排，左手捏一把秧苗，右手不停地往左手和泥水之间来回，他们动作娴熟，齐头并进，一排一排的秧苗，被他们栽插成了朴实的诗行，在混浊的泥水中开始酝酿一个秋高气爽的丰收之梦。

雨水好的年份，田中的水还来不及去，第二场雨又到来，秧苗们不用为生长而发愁。碰到雨水不好的年份，有时可以把稻田晒到开裂，秧苗枯卷，眼巴巴地看着大太阳把一丘一丘希望的稻田推向毁灭。在秧苗还未干死之前，如果来一场大雨，不几天，秧苗就会返绿，乡亲们受伤的心也随着秧苗复活

而得到抚慰。

雨季走向深入，雨水逐渐丰沛。山坡上，河谷边，一丘一丘稻田绿起来了。青蛙和蛤蟆们在田间争鸣，在清爽的山风中演奏一场盛大的乡村交响乐。勤劳的妇女们在稻田中薅锄稗子等杂草，像精心照管自家正在成长的孩子。水稻扬花的时节，山村便被幸福的馨香浸染得安宁和谐。

稻子成熟的季节，山野大地蝉鸣声声，好像在为丰腴的秋收时节呐喊助阵。初秋，天气微凉，修整了一年的篾海簸(大型农具，由竹篾编织而成的圆形竹器。敞口向上，稳固性好，常用于水稻脱粒，易于多人同时打击及收集)被扛到黄灿灿的稻田间。女人们哼着小调，用锋利的镰刀将稻谷放倒。男人们将稻谷一捆捆抱来，在篾海簸的边沿击打，稻子们便应声喇喇落到海簸中。山路上，驮着稻子的骡子、毛驴们蹄声铿锵，精神抖擞。乡亲们互相道喜，用最朴实的语言，感恩大自然的风调雨顺，也庆祝自己勤劳换来的丰收。额头上滚落的汗滴，像闪光的珍珠，为一季的辛劳做一个完美的总结……

从记忆中走出来，才发现那些关于稻田的美好情景都已渐渐遥远。早些年，由于连年干旱，水源无法保证，老家的乡亲们已经不再栽种水稻。青壮年们大多外出打工，寄钱回来给家里买米。再后来，即使水利设施不断改善，乡亲们也不太愿意栽种水稻了，因为它的经济价值低，比起种植高效经济作物，实在不划算。稻田，慢慢成了记忆，那些耕田时此起彼伏的清亮牛歌，已经越来越远。

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在数十年的经营发展后，我所在的县份成了有名的水果之乡，漫山遍野的柑橘、葡萄、石榴……这些高效的经济林果作物，给老百姓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时常在各乡镇采访奔忙。那些被精心管理的水果作物，一年四季轮番上阵，酿红了百姓的日子，甜润了幸福的生活。只是，在奔忙行走的途中，当偶尔有几丘稻田突然出现在眼前，我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看着他们孤独而又宁静美好的模样，耳边好像又响起了悠长清亮的牛歌，一声一声，飘向辽远的天际……

# 夏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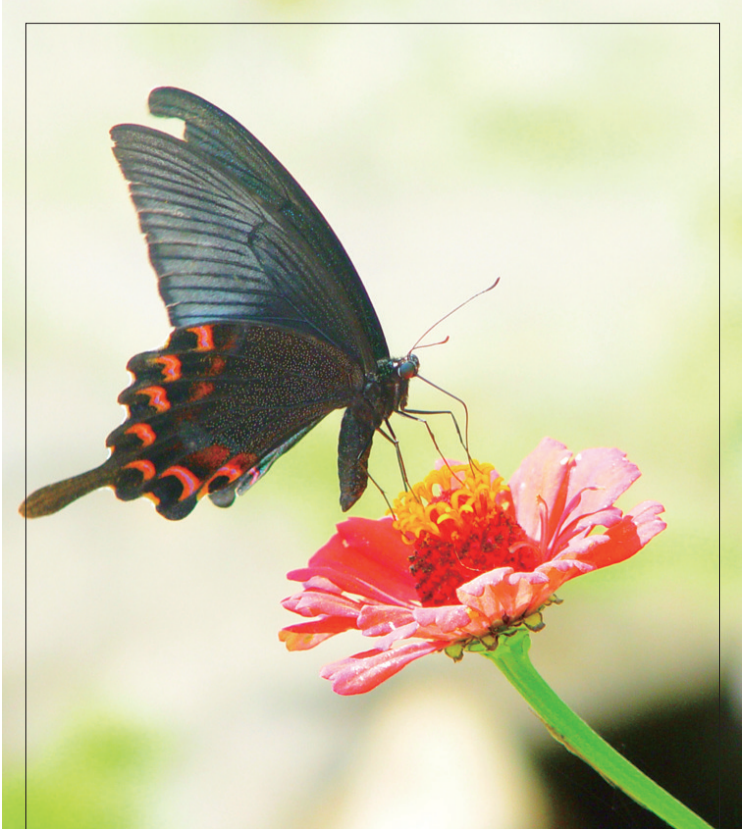
■ 杨寿周

大暑，夏正浓。夏雨来时烈，仿佛如瓢泼般不停，少顷又淅淅沥沥小雨下个不停。雨稀了雨停了，阳光总是躲在云的背后，间或穿透浓云，射向大地一抹光柱，云像染了橘黄，云蒸霞蔚，或是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天气奇观。而最美丽的莫过于天际间现一道彩虹，把秀水青山相连。

半亩荷塘方涟漪，映日荷花翻翩放。夏日荷塘是别样的景，她或在细雨飘飞中，迎霖出浴；或

在雨后微风中，深逸霓裳。花葶，亭亭玉立碧叶上，浅笑嫣然，默默在水中摇曳，宛如在水一方的佳人。花瓣，浅红淡粉相宜，玉肤凝脂，尽显万千娇媚。

夏日，我总流连于半亩荷塘，欣赏这高雅的荷花。碧叶莹珠，洗尽铅华，纵有盛世繁华，却不娇不媚。荷，你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内涵美奉献于人，而将枯黄的苦难深埋于莲心，默默地只为了这一季夏的清凉。



蝶恋花 洪凯华 摄

# 苔痕深深

■ 陈兴宇

日前，陪朋友回乡办事，顺路去了趟祖屋。刚到门前，第一眼看到的是台阶上斑驳的青苔如一片低矮的密林，昌盛、翠绿，让人不禁有了几分刘禹锡《陋室铭》中“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情趣。

我蹲下身来，轻轻抚摸着这些青苔，隐约有一股丝绸般柔滑的质感从指间传来，而细细品味，似乎还有一种阔别已久的熟悉和温暖。

小时候，父亲在外打工，早出晚归，而母亲整日忙着农活，白天一般就只有年迈的奶奶和我在家。有时奶奶要去小河对岸的菜地，担心带着我发生意外，就会把我锁在院子里。可一个人玩腻了梅雨季节的青苔，只要家里没人，我就经常翻墙到隔壁邻居家找小伙伴玩，或者就像骑马一样，高高骑在围墙上和伙伴们神侃。

奶奶回来，碰到这样惊险的一幕，便会着急地颤着一双裹缠

过的小脚，拄着拐杖，一边喊着，一边追，常常累得气喘吁吁。可当我回到家中，埋怨之余，奶奶仍然会笑着给我准备各种好吃的食物。

而到了晚上，爸爸和妈妈先后回来，于是这个家就有了更多的笑声、人气，有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就像那墙角处，房顶的黑瓦间随处可见的青苔，生于艰苦，却始终密密麻地簇拥着，与我们一起聆听大地的心跳，感知生命的讯息。

至今我还记得，父亲当年曾说：“不要以为青苔生于阴暗潮湿之地，它们低调的生活充满了努力和阳光。”因而，从小爬上黄土夯筑而成的院墙，我都喜欢坐在墙头那一层又厚又密的青苔上，看着远方，想着心事。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如今站在这紧锁的大门，突然想起了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应怜

苔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主人不出外，外人亦不来搅扰，自有一种怡然自得的乐趣。而现在的我，却只能狠心将脚踩上去。

走进小院，一切还是那么熟悉，鸡鸣、犬吠，厨房的炊烟和奔跑的脚步瞬间就回到了眼前。遗憾的是老屋已荒废多年，早没有了王维“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的环境，没有了可供小坐的地方，我只能边走边看。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青苔会开花，不可思议吧！这米粒般大小的苔花，冲破重重困难，把生命的风采展现出来，自有一种顽强生存并生不息的精神。

青苔如此，人又何尝不是。走出院门，我再次回头看了看台阶上那片苍翠葱郁的苔痕。它没有伤感，还是那么坦然地抬起头，看着，目送我们离开。

“愿岁月静好，安然若素！”我默念着。

# 记忆中的凤仙花

■ 段艳娟

我走在西洱河畔，扑面而来的浓浓的松香气味，举目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大大小小的火把。

一年一度的火把节又要到来了。每当看到卖火把的人来了，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起从前的凤仙花，自然而然也想起外婆用凤仙花给我们包染的红指甲……

在大理农村的房前屋后，白族人家总爱种上凤仙花，一来可以防害虫，二来可以在火把节时包染指甲。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五日是白族传统的节日——火把节。白族人民不仅在村村寨寨的大青树旁竖大火把，烧小火把，而且还要在晚上包染指甲。

五月过完大理就进入了雨季，淅淅沥沥的雨水滋润着大地，凤仙花开始抽条长枝，到盛夏时节是花期最旺的时候，一串串花朵向上开放，绿叶红花相配煞是好看！这时

候白族的火把节也越来越近了。

每当这个时候，外婆就会把凤仙花一朵一朵摘下来，拿出尘封的石臼洗净后，把凤仙花放进去，加上一小点明矾，慢慢把它们捣碎，然后放到洋丝瓜的叶子上，等到晚上给我们包染指甲。

终于等到太阳下山，晚饭后，我们姐妹几人洗好脸脚后围坐在外婆旁边，听她讲关于火把节的故事——唐朝南诏时六诏之首的皮逻阁日渐强盛，想要吞并其余五诏，所以在农历六月二十五日这天宴请其余五诏首领去他建的松明楼上聚会。邓贲诏的柏洁夫人知道有诈，但迫于压力还是让夫君去赴会，临行前她给夫君手上戴上铁钏。皮罗阁在松明楼上宴请五诏首领，把他们灌醉后，一把火点燃了松明楼，五诏首领葬身火海。听到消息后，柏洁夫人带领人马打着火把，在一片废墟中刨呀刨，手指刨得鲜血淋漓，

最后她找到手上戴着铁钏烧焦了的夫君遗骨，把他葬回邓贲诏……所以火把节，村口大青树旁要烧大火把，家家户户要耍小火把，白族的女人小孩要包染指甲……

听完故事，指甲也包好了，这时外婆叮嘱我们不要把手放在被子里，晚上睡觉不能乱动。于是我们规规矩矩地睡觉了，期待天亮了红指甲惊艳亮相……

现在，琳琅满目的指甲油，还有美甲坊，想做指甲，随时可以做，生活多了方便，但是，个中缺少包染指甲的仪式感。

年复一年，凤仙花依旧还摇曳在乡间狭窄的小道上，依然灿烂地开放于房前屋后的一隅间，但是，它们仿佛已经完成使命，似乎不再出现在火把节喧嚣的人海里。然而关于包染指甲的美丽记忆，却永生永世挥之不去，红红的指甲温暖了我们一生的记忆。

# 校园新荷

# 生活琐记(二题)

■ 闻 喆

## 办车牌

今天是母亲节，我和爸爸想给妈妈一个惊喜，决定帮妈妈新买的电动车办个车牌。

一大早，我们就来到车辆管理所，把车开进一个小亭子里接受查验。之后我们拿上户口本、身份证和所需要的证件，去办证大厅里领取车牌。服务员说：“你们的发票开错了，需要重新开发票。”看时间

还早，我们马上骑上车去重新开发票，终于在车管所下班前领到了车牌，高兴极了。

## 今天我值日

今天我和同桌值日，下课后同学们全到操场上玩耍了，我们却要来上一场大扫除。

我和同桌擦黑板，擦桌子，还得扫地倒垃圾。半个小时后李亮回来了，他说老师要让他画一幅画。

我说：“我们要擦桌子，请你等一会儿再画好吗？”可李亮充耳不闻，就坐下画了起来。我们辛辛苦苦擦完桌子，李亮手中的颜料盘却打翻在了桌子上，弄得桌子五颜六色。我非常生气，刚要发脾气，同桌把我叫住了说：“没关系，我们重新擦！”

我们俩重新把桌子擦了一遍，李亮也来帮忙。教室又变得干干净净的，我们一起都笑了。(作者为大理市下关八小64班学生)

# 洱海行笔记⑰

# 才村湿地

■ 北 雁

2018年4月22日 星期日 晴

一群欢快的鸟儿用歌声带来了黎明，我们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带着朝阳轻快地到达才村。大理古城顺着中和溪笔直往东，路的尽头便是码头停车场。停车之后，我们从村中心的横道往南不多路程，便在瓦村中心拾起了上周中断的旅程。

顺着一条正在修建的村道从西向东走到尽头，绕过一堵照壁，两棵大青树后面便是洱海。走到村口，最先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块湿地。对此我丝毫不感到意外，因为此前我已经在网上做过搜索，才村最美丽的风景当属村前的湿地。沿着一条石砌的湖滨道路，我一直到达南边尽头，从一位老人那里得知这片湿地归属于瓦村和北邑庄。走在一条伸向洱海的人工堤坝上，隔着湿地与这边堤坝平行的湖滨渔港，就是上周黄昏时分曾经到达的地点，我曾在那里和另一位老人一直聊到天黑。

太阳似乎是在我们赶来的途中升起来的。阳光斜射水面，给洱海和湿地铺上一层好看的金黄色。湖岸上被映得通红的杨柳、水杉和蕙草，掩映着一栋栋风格迥异的客栈，这些建筑融合欧式和现代建筑元素，高大的落地窗敞亮轩昂，开放的天井阳台悠然

自得。据说整个才村，这样的客栈居然多达200多家。在为洱海担忧的时候，我一直对这些客栈有着一种思想的抵触。

当然，要不是游客密集而招致水源污染，我想我不会对这些建筑有如此之多的排斥。同样，若不是常常看到那些挂着外地牌照的豪华车辆在村道上横冲直撞、大声鸣笛、肆意停放和冲洗，或是一些游客往洱海里吐唾沫、扔废纸塑料，甚至棒打海鸥，在给洱海留下许多污水和垃圾后，还会在网络留下一堆堆难以平息的负面舆情，我亦不会对那么多往来如聚的外地游客有如此之多的成见。

在下关城区，每天清晨我步行上班的路上，总会看到一个戴眼镜的高个男子，穿着运动装扎着马尾辫，从他高大的个头儿和白净的皮肤，我料定他是居住在大理的外地人，但让我敬重的是，他坚持每天外出时都在手里带一把火钳和一个提袋，沿路拾

走湖边的垃圾。每次遇到我都感觉他自带气场，哪怕就在弯腰拾垃圾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骨子里的绅士气度。

是的，洱海是大理的洱海，更是全世界的洱海，是唯一的不可复制也无法替代的洱海。和我们每个人，甚至每一段草木、每一片树叶一样绝无仅有。世间可以有许多湖，但它们都不叫洱海；或者即便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也叫洱海的湖，但它依然不是我们的洱海。外人都知道爱惜，何况我们赖以生息的湖畔居民？

湖滨上有个寺庙，正殿中心高悬一块“玉案祠”的匾额，坐东向西，背对洱海，没有围墙，所以我一眼就能看到大殿内慈祥可亲的张姑太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世代以水为生的洱海周边村民，总是把他们民族最崇尚的神灵寄放在离洱海最近的水边。洱海盛放了他们亲人的出行安全，还有他们的财富与生计。我在路

# 大三家 立秋的风景

陆向荣

绵雨洗过向阳的山坡  
水泥路延伸进深山峡谷  
这是在地处红河源头的巍山  
一个叫大三家的村庄  
精准扶贫的标语  
像立秋时滚烫的诗句  
押着阳光的韵脚  
温暖着82户搬迁群众的心窝

易地搬迁，迁出一个个  
青瓦白墙的村庄  
产业帮扶，让满坡的花儿  
在幸福的喇叭声里  
开成云朵的模样  
经常被秋风所破的  
低矮的土墙茅屋  
成为历史

门前的草坪，一片一片都变绿了  
墙角的三角梅  
一朵一朵都绽开了  
想起搬进移民新村的第一天  
梅树梢的喜鹊  
一声一声都唱开了  
脚下的水泥路多么硬  
让人第一次感觉  
可以挺直自己的腰杆  
走路

# 乡村的夜

闫建斌

月光铺在河面  
波纹眨着眼睛  
风亲吻着河畔青柳  
水流声 风声混合一起  
拨高夜的音阶  
流淌在田野

一颗颗葡萄未尖的露珠  
一张张青春的脸  
两个小酒窝  
装满欢欣和喜悦

# 童年

雷安

童年是放飞在天空中的风筝  
缤纷的色彩是缤纷的梦  
追逐着朵朵的白云

童年又是倔强的小羊羔的长歌  
一声一声  
向着野外的喇叭花

一将输线 一串槐花  
一颗颗摇落的桑葚  
永远是心底的诱惑

夏蝉的长鸣  
和着黄昏田间蝈蝈的叫声  
成了用一生去回味的歌

不去追寻远逝的候鸟  
而用稚嫩的手臂  
拥抱秋天的颜色  
是否还愿意  
在雪花纷飞的天地  
为自己堆一个偶像

边听一位老人说，这是湖滨几个村落的本土，张姑太婆传说是白子国王张乐进求的姑妈，关于她的来历还有一段漫长的传奇故事，被刻到了寺庙旁边的石碑上，我在其中读到这个民间之神在波涛汹涌的洱海之中酣然安睡，最终在一个夜晚从湖东漂至湖西，就被西岸村民请上了神坛，从此成为远近村民的本土。

此时阳光初上，寺庙前的小天井里，已经有一些香客前来清扫打扫、磕头求香，旁边还有许多老人摆着简易的纸烛，帮前来祭拜的村民填写祭文黄表。还是先前那位老人说，农历三月初八是张姑太婆的圣诞，也是水边的集会，前三后六，会有源源不断的居民信众前来祭拜进香。今天已是初七，离开的时候，我果然看到湖边的村道上已有许多村民信众扶老携幼、背柴担米前来，将在老庙边寻一个洁净的地点做一顿美味的午餐。在洱海之边这块众神护佑的土地，农人的祭祀和节庆，准确得好似时钟的发条或是物候的变化。忙碌于自己的琐碎，我们很容易在时间的长河里迷失。幸好还有这么多数不清的节庆，便是慰藉心灵的最美乡愁，在我们心底和故土之间牵着一根斩不断的根。